

苏红瑛看到景红原先那双晶莹的眸子现在变得空洞和死神，他的泪水像无意识地流出来，苏红瑛眼前是多么的有光彩呀。看着景红的邪副样子，苏红瑛觉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景红猛地把玫瑰放进了嘴里，苏红瑛尖叫了一声，她想要阻止景红已经来不及了。景红一下子就把玫瑰的花朵咬了下来，然后快快地咀嚼起来。

看到一枝玫瑰在瞬间就这样毁灭了，苏红瑛的心像被刀子快速地划了一下，那种疼痛瞬间而又持久。

慢慢地，有一种红色的液体在景红的嘴角滴下。最初，苏红瑛以为是玫瑰的汁液，后来却发现那种颜色不对，那是血液的颜色。原来那是玫瑰的尖刺把景红的嘴角划破，她的嘴流出了鲜血。难怪，这种表达爱情的花朵，它确实能把人的心房刺破。

苏红瑛感到一阵阵发冷，她发现自己对这种红色的血液有些经受不了。他的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苏红瑛喃喃地说，景红，景红，你难道真的认不出我了吗？

在这个时刻，苏红瑛感到自己的精神也要崩溃了。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目光游离。

何方 著

爱情溃疡

AIQINGKUI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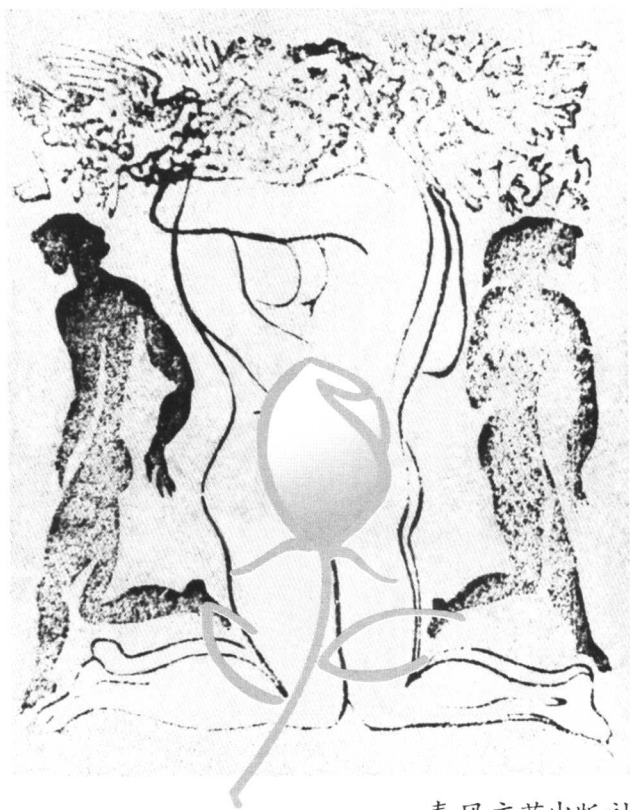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爱情溃疡

AIQINGKUIYANG

何 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何 方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溃疡/何方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313-3102-5

I. 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727 号

爱情溃疡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白 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3mm×225mm

字数 186 千字

印张 12.75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第一章

快下班的时候，艾居正坐在那里显得有些无所事事。

他静静地望着桌上的那部电话出神。电话已经打进来七八个了，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是请自己出去吃饭的，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其实，他的内心里也极为矛盾，他既希望今天晚上没有什么事，但同时又对今天晚上就这样极其轻松地回家感到不习惯。

下午刚上班的时候，他给情人沈忆屏打了电话，说是想和她一起吃晚饭。沈忆屏没有任何犹豫，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艾居正很喜欢沈忆屏的这一点，没有一般女人的装腔作势。就是和自己上床的时候，她也是那么自然，从没有扭扭捏捏、想拿一点架子的做派。相反，艾居正见过不少口是心非的女人，那些心里非常喜欢而表面上却要装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的女人让艾居正感到好笑。

问题出在四点多钟，沈忆屏打通了艾居正的手机。在这一点上沈忆屏很小心，她总是与艾居正手机联系，怕用其他的电话给艾居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沈忆屏说，不巧，团里临时决定要到一个部队去慰问，团长说这次有我的节目。艾居正连连说没关系。他很关心地问了问沈忆屏是不是还有零花钱？因为他知道沈忆屏所在的歌舞团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开工资了。沈忆屏说部队就在市郊，明天就能赶回来。艾居正没再说什么，他只是告诉沈忆屏要注意身体。

合上手机，艾居正感到有些茫然。



他对今天晚上所有的美好设想都在这个电话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时候，当你所设想的幸福因某个改变而突然变得无法实现的时候，你会无端地感到茫然。艾居正在放下电话后就陷入到这种无所适从和极度的空虚之中。

尽管艾居正心中感到失落，但他知道，沈忆屏是真的有事。因为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沈忆屏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事情改变过约会的时间。

这突然的改变，让艾居正一时不知道晚上应该去做些什么。

在这之前，倒是有四五个电话找他晚上去喝酒，但都让艾居正谢绝了。他没有留下一丝的回旋余地，因为他不想在和沈忆屏约会的时候有电话打扰。

外面有一些声音，好像是有人来报案。艾居正探头看了一下，见走廊里果然有一男一女在那里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值班的小王示意他们到值班室里去说。

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艾居正伸了个懒腰，他决定回家。

如果认真地说起来，艾居正已经有十来个晚上没有正点回家了。在这些天中，他最早也是十点多钟回家，而他回去最晚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景红倒是没有什么，但从她拉得越来越长的脸上可以看出，景红对他的晚归相当不满。但由于艾居正在派出所工作的性质，景红又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

其实艾居正今天很想早一点回去，他想用做一点家务来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尤其是在这十多天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对夫妻生活的业务已经有些荒废了。这些天每次回去都是酒气熏天的，他的心中就是那种想法，景红也不让他靠近。想到这里，艾居正感到一种欲望正从自己的心底慢慢地升起，他想，今天务必得早点回家。

艾居正脚已经跨出了办公室的门，但他还是习惯性地回头看了看那部电话。那部乳白色的电话静静地摆放在办公桌上，没有丝毫要响的样子。艾居正叹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地将办公室的门锁上。



艾居正自己也感到奇怪，既然想早点回家，为什么还像是对喝酒这件事有所企盼呢？看来，一个人对自己已经过惯了的日子要想一下子改变的确很难。

出了派出所的院子，艾居正来到了街上。他想了一下，准备到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去买菜。艾居正的家离单位不远，就是慢走也不过二十分钟，而那家小菜市场则需要他稍微拐一点点路。

虽然回家是艾居正的愿望之一，但他的心中又对今天晚上没有任何应酬感到非常失望。

艾居正发现，虽然自己总是声称不喜欢那种吃喝玩乐的生活，但一旦失去，就像一个断了毒品的瘾君子，总会让人感到坐立不安。

艾居正发觉自己并不是很愿意回家。他想，人真是一个怪物，当他沉浸在某一种生活之中的时候，他就很难控制自己了。

艾居正感到现在自己这样真是难以救药了，因为他对这种花里胡哨的生活已经上瘾了。虽然有时他在凌晨两三点回去的时候，面对景红那有些怨恨的眼神也曾有过短暂的内疚。但这种内疚往往并没有在心中停留多长时间，还没到第二天下班的时候，那些内疚就被其他的一些事情给冲得烟消云散了，因此，有人一打电话请他去喝酒唱歌，他总是很痛快就答应了。尽管派出所所长的职务并不是一个什么大官，但是来找他办事的朋友还真不少，因此，艾居正每天晚上都在欢乐的喧闹中度过。

当艾居正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中也曾有过慌乱和不安。他想，难道自己这么快就混到三十五岁了吗？他一直感到自己还是二十几岁的样子，细想一想，可不是嘛，自己结婚都六年了。一想起在学校里的那种宏伟志向，艾居正就感到有些黯然神伤。他常常想静下心来读点什么书，但往往是拿起书来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有时在自己内疚的时候他也常常自己安慰自己，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银行里还有那么十来万存款，你还想要什么呢？看看自己的一些大学同学，当然不排除一些比自己强的人，不还是有一些在开不出工资的单位里混着吗？想想派出所所长的权力，想想通过这个职务所能捞到的



好处，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责备自己呢？

派出所所长的官不能算大，但实惠还是不少的。想起了这些，艾居正又感到很是满足。当然，尽管如此他也时常感到心中有些空虚，虽然他不清楚这空虚究竟来自何处，但总能搅得他心中惶惶不安。他知道，从本质上讲，他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他艾居正所渴望的生活。

局里的胡局长就要退下来了，那么将会出现一名副局长的空缺。谁会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呢？艾居正不太清楚，但是他听说自己也是很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当然，艾居正对自己能否当上副局长并没有绝对的胜算，但他知道自己应该主动出击。

想着自己所处的不利位置，艾居正并没有什么成熟的主意。

局长那里是需要去联络感情的，但联络感情是不能空手去的。在这种时候，礼物的意义已经不大，那么最好是送现金。不过送多少呢？三万还是五万？他对这个数字并不是十分清楚。艾居正想，这个数字不太好掌握，因为送多了自己送不起，送少了根本不起作用，哪个数字是最合适的度，他一点都不知道。

说起来，自己算是胡局长的人。所长的这个位置就是胡局长提拔的，因此逢年过节是少不了到胡局长家去的，不过每次去也不过是扔个三千五千的，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保住现在的位置。公安系统的调动相当频繁，把你从一个位置调到另一个位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这些位置肯定会有好坏之分，所能捞取的实惠也各不相同。

但关键是现在胡局长所能起的作用是多少，他对这次任命还有没有影响力？艾居正对这些并不清楚。以往的副局长是胡局长说了算的，但这次恐怕连谁能坐到局长这个位置上胡局长也是无法能猜测得到的，更别说谁能当副局长了。

但艾居正知道市里的一些领导对这次任命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要想登上副局长的位置，那么就得和更高层次的市领导打交道。想着和市领导打交道的种种让人头痛的事情，艾居正又对这种升迁失去了兴趣。他想，就是做到了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又怎么样呢？想着局里的几



位副局长都要看胡局长脸色行事的情景，他又对那个位置产生了厌烦。

不过，艾居正也深深地知道，只有先登上副局长的位置，然后才有可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因为这是一个通向局长位置的必由之路。

说是不想当副局长是假话，但现在艾居正确实没有想好应该如何去做。

进入了菜市场，艾居正发现自己对现在的蔬菜行情一无所知。

他害怕买回去的菜价因太贵而遭到景红的奚落。但他转念一想，觉得实在没有必要问价，只要找那些外表看起来新鲜的菜买就是了，因为他已经想出了应付景红的办法，回去之后，两块五角钱一斤的黄瓜说两元钱买的就是了，而两元三角一斤的西红柿就说是一元八一斤好了。景红天天在市场买菜，她应该对市场的菜价了如指掌，当她看到这些又好又便宜的蔬菜一定会感到额外的高兴。想着用不到十块钱的损失就能讨得景红的欢心和夸奖，艾居正感到无比的兴奋与自豪。

正当艾居正拿着黄瓜放到台秤上去称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屏幕，上面出现了商一兴的名字。

艾居正接了电话，他马上听到商一兴用有些不满的口气说，你小子怎么才接电话？

艾居正知道商一兴向来就是这样，他和对方说话的这种口气并不会因为他这样口无遮拦而让对方感到亲切，相反，他的口气总是让人产生一种极度的厌烦。

商一兴总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和他认识的人说话，因为商一兴觉得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地位。这倒不是说商一兴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而是商一兴自己认为自己在朋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艾居正并不回答商一兴的问话，他只是说，你有什么事吗？

艾居正清楚，只有别把他当回事儿，才能把商一兴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打掉，所以他也就不去计较商一兴的态度。

商一兴说，你在什么地方？晚上有没有什么事？

艾居正说，我正在菜市场买菜。



商一兴在电话的那端有些不屑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到市场上去买菜。算了吧，赶快过来，今晚我请客。

艾居正并不愿意和商一兴混在一起，他说，不去，不去。我已经连续十多天没有回家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回家吃饭。

商一兴说，你别跟我要牛×，你以为我请不动你呗？

艾居正有些不高兴地说，我要什么牛×。听说你把我们局长都给骂了，我哪有你牛×？

听到这句话，商一兴在电话的那边嘿嘿地笑了起来。

卖黄瓜的那个年轻女人看艾居正忙着打电话，就自作主张地把许多看上去不那么好的黄瓜放上了台秤，艾居正早就看到了这个女人搞的这些小动作，但他忙着和商一兴说话，也就顾不得和她去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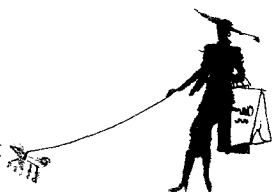
商一兴笑完之后说，过来吧，我正在单位，明天封牧要到北京去，早晨的车，我们给他饯行。

听说封牧要到北京，艾居正的心动了一下，封牧要走的事他早就听说了，为此他曾专门打电话问过封牧，封牧一直说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所以为封牧送行的事也就无从谈起。想起和封牧在单身宿舍住过的那两年，艾居正就感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在心底升腾。他决定去送送封牧。

艾居正收起了手机，他有些痴呆地看着那个卖黄瓜的年轻女人。刚才在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女人对他说了个钱数，但由于他专心和商一兴通话，因此并没有听清。那个年轻的女人见他有些茫然，就又重复了一遍，她说，一共是八元三角，就算八元吧。

艾居正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女人，她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正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那双眼睛看上去还有那么点让人动心的地方。艾居正看了看她，也就原谅了她刚才把那些不好的黄瓜一股脑儿地向台秤上捡的小小诡计，于是他把手伸向口袋，准备交钱走人。

艾居正一边掏钱一边想，这个女人也许是这个小菜市场最漂亮的卖菜女人，只不过她的脸晒得黑了一些。艾居正想起了他原来那个单位里



那些自认为漂亮总愿意在男人面前卖弄风情的几个女人，认真地比较起来，她们的漂亮程度好像还不如眼前的这个卖菜的女人。

艾居正已经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了，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去送封牧，那么拎了这么一袋黄瓜去算是怎么回事呢？能把这个当做给封牧的告别礼物吗？显然不能。那么拎过去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把菜送回家，那景红肯定不会再放自己出来。

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老板喊过来，告诉他把这些黄瓜好好加工一下，加工费算在餐费里。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这袋黄瓜的一种幽默办法。如果喝完了酒，在有些醉醺醺的情况下，他怎么还可能想起把这袋黄瓜拎回家呢？

想到这里，艾居正就决定不买黄瓜了。他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那个年轻女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她那张略有些黑的脸涨得通红，她说，你傻×呀你，挑完了又不买？

艾居正有些愣了，他没想到从这个还算漂亮的女人嘴里居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他想八元钱对于自己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如果这个女人好好对他说，他也许就买下来了。至于买完怎么处理，那是买到手后的事了。

那个女人又恨恨地骂了一句和女人生殖器有关的话，这使她的表情更加生动。

艾居正心中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他真想照那个女人的脸上来那么一下，让这个有些姿色的卖菜西施立刻闭嘴。

近几年来，他在派出所里把自己的脾气弄得越来越操蛋了。他总是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这也许是工作上养成的习惯。虽然纪律上是不让随便打人的，但在派出所里没打过人的警察好像没有。艾居正恨恨地看着那个女人，他的手险些就挥过去了，但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忍住了。他知道，动手打人总是不对的。尤其是打一个女人，这就更显得自己没理。这一片还属于自己派出所的管辖区，现在菜市场上这么多的人，说不上就有哪个人认识自己，如果真的传出西岗派出所的所长打了一个卖



菜的女人，这对自己总归是不大好的一件事。

艾居正知道，因小失大的事自己千万不能干。

想到这里，艾居正就平静了下来。他想自己也犯不着和这样的女人计较。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想着自己还是离开这里算了，口头上吃点亏吃点亏吧。这时候他听到那个女人又在扯着嗓子喊，拿着手机装什么牛×，花不起八元钱咋的？

艾居正不想带着一肚子气去参加宴会，所以 he 不想和这个女人吵。但这个女人的不依不饶让艾居正有些尴尬，他想把那八元钱给她算了，但他又想到自己已经挨了骂，如果现在再送上钱去，那不就更加证明自己是傻×了吗？

想到这里，他只好表情暧昧地朝那个女人的某个部位看了看，然后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离开。

艾居正坐在出租车里还在想着那个卖菜女人的事。他感到现在的人脾气是越来越大了，有时一件很小的事往往能引发很大的仇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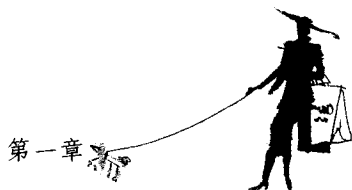
不知是现在的人忍受能力差了，还是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们总是满腔怒火。

艾居正又回忆起那个女人骂过的两句话，不知为什么，女人骂人，尤其是年轻女人骂人，常常能引起艾居正的某种快感，就好像那个女人的隐秘部位让艾居正看到了一样。

来到商一兴办公室的楼下，艾居正下了出租车，给商一兴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就不上去了，电梯已经停了，六层楼虽然不高，但也不太好爬，你们赶紧下来就是了。

商一兴在电话里一边和艾居正说着话，一边还对身边的一个女人说着什么，因此艾居正听了半天，也没有听清商一兴是不是马上下来，最后他只得大喊一声，赶快给我滚下来，别磨磨蹭蹭的。

趁着这个空隙，艾居正给景红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又不能回家吃饭了。电话里，景红语意不清地咕嘟了几句什么，很快就把电



话挂掉了。

艾居正在这座十二层高的楼下无聊地走来走去。

艾居正没有想明白景红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他只是从她的语气上猜测，她对今晚自己又不回家很是不满。

这时候大楼的门口传来了几个人的说话声，不用看，艾居正就知道是商一兴和封牧等人下来了。

商一兴还是以他那特有的口气边走边教训着谁，但好像并不是封牧，因为封牧的口才很好，商一兴有时和封牧打嘴仗，他并不能占上风。

走近了艾居正才知道，商一兴正在教训着封牧的红颜知己苏红瑛。

封牧有些恼火地看着商一兴，但他有些无能为力，在这个问题上，他若冲上去帮忙总是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艾居正看到，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商一兴的情人叶莉莉。

看着眼前的几个人，艾居正默默地想，现在把自己的情人带出来好像是一种风气，但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是不会把沈忆屏带出来的。很多人其实是想炫耀自己的能力，甚至是吸引女人的魅力，艾居正觉得这样做确实是有些愚蠢。事实上，一些小事会对你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艾居正在所有的小事上都小心谨慎，生怕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商一兴许多杂乱无章的话语是在讥讽苏红瑛穿衣服没有眼光。而他讥讽苏红瑛的理由也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他的理论支点不过是说苏红瑛的那件衣服不是名牌。

艾居正认真地和封牧握了握手，他说，一兴还是律师呢，三段论的逻辑都没有学好，以后打官司准输。

艾居正有好长时间没有和商一兴见面了，因为一和商一兴见面总会有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小事情，因此艾居正不大愿意和商一兴在一起。像今天这样不得不见的事，只好随便应付一下。

商一兴曾经在市委当过两年秘书，后来因为一些说不清的缘故到了



律师事务所。在他当秘书的两年时间里，他似乎别的没有学会，只是把小官僚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学得十足。

艾居正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和商一兴搞不到一起去。后来认真想想，大概是自己看不惯商一兴走路时总把手机拿在手里的缘故吧？也许是商一兴那种对领导一种态度对一般人又是另一种态度让人不舒服？艾居正说不清。对于秘书，艾居正认识很多，他自己也给局长当过几年秘书，但他无论如何都对商一兴这种做派的秘书感到作呕。

也可能不光是这一点。因为自己是警察，而商一兴是律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两个人都没有一点共通之处。所以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当然，朋友还是朋友，在一起玩玩或者喝点酒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艾居正又和商一兴煞有介事地握了握手，艾居正故意看了看叶莉莉，他有些夸张地说，莉莉，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是不是又出去演出了？

叶莉莉瞪大了她的眼睛，演出？没有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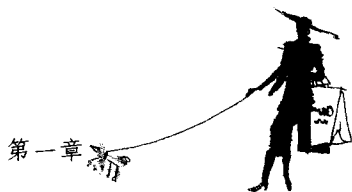
艾居正说，没有？那就太遗憾了，要不我让吕小川好好采访一下你，说不定你从此就红起来了呢。

叶莉莉有些夸张地抬了抬胳膊，做出一副要打艾居正的样子。艾居正并不动，他只是也同样夸张地用手抱住脑袋，然后嘴里不停地说，你打吧，你打吧，你一打我就出名了，被著名的话剧女演员打了，想不出名也难哪。

叶莉莉有些矜持地扁了扁嘴说，你让我打我还偏不打了呢。

其实艾居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封牧，他只是想把苏红瑛从商一兴攻击的目标中解救出来，因为以苏红瑛的口才，她实在是抵挡不住商一兴那张刻薄的嘴。

叶莉莉大概是演员当得太久了，因此她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总是带有表演的痕迹，这使得她的动作夸张并且带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如果她偶尔做一些这样的举动还能让人有一种新鲜感，但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叶



莉莉好像一直生活在舞台上，她的语言动作都好像是在表演。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吃饭，她能让本来在很亲切的气氛中谈话的人们立刻产生一种距离感，这也算是她的一种特殊贡献。

叶莉莉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据说现在手头很有钱，这也是商一兴缠住她不放的一个理由。

看着叶莉莉那矫揉造作的表演，艾居正悄悄地凑近封牧的耳边说，你看看叶莉莉，她把当演员的那一套又拿出来了。

听了艾居正的话，封牧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感到艾居正的这句话总结得十分到位。

商一兴在一边有些待不住了，他有些忍不住地问，你们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艾居正说的话肯定和叶莉莉有关。

封牧收住了笑，他说，没说什么，艾居正说叶莉莉现在比以前漂亮多了，好像比以前年轻了十几岁。艾居正甚至怀疑叶莉莉是不是在日本做了整容？

商一兴没有说话，他并不相信封牧的话，因为艾居正的那句话很短，而封牧现在的解释很长，显然是他临时编出来的。况且，就是说叶莉莉年轻漂亮，封牧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句话而放声大笑，因为这句话实在并不好笑。

商一兴手中的手机这时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他旁若无人地对着手机喊了起来。

和商一兴在一起，艾居正最害怕的就是商一兴在街头上打手机。他的那种劲头，似乎认为自己拥有手机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实际上，现在没有手机的人才才是少数，甚至拾垃圾的人也用上了手机。艾居正想，当年商一兴当秘书那几年有手机是一件真正风光的事，那时还不叫手机，而是叫做大哥大，一台一万八九的样子，而且制造得像砖头一样，放在口袋里很不方便，握在手中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想，商一兴那种时刻把手机拿在手习惯一定是那时养成的。

艾居正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一个人一旦养成了某种习惯，想要改掉



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比如自己，晚上如果没有饭局，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趁着商一兴打电话的机会，艾居正对封牧说，这两个人这种劲头真让人受不了，不知道他们在床上是不是也这样装腔作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真是太戏剧化了。

封牧说，没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很强烈的表演色彩，一定很有观赏价值。

两人不约而同地轻声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艾居正悄悄地问封牧，明天启程？

封牧点了点头，卧铺已经买好了，明天十点四十的车。

到北京具体干点什么呢？艾居正有些不解地问。

在一个月前，封牧就打电话说他要上北京，不过还没有联系好单位，因此两个人当时在电话里也没有多说什么。

到一家广告公司，到那里搞电脑设计。封牧很平静地说，先干着再说吧，如果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再换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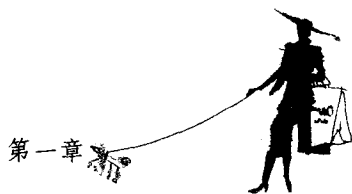
在大学里封牧就是学电脑的，他和艾居正同一年毕业，当时他们一起分配到了邮电局，在一起住了两年的单身宿舍，后来封牧先结了婚，就从单身宿舍里搬了出去。再后来封牧就辞职下海了，但他在海里扑腾了两年，不但没捞着钱，还呛了好几口水，甚至还险些被海里的鲨鱼给咬伤。封牧想上岸找个栖身之地，可现在所有的单位都在下岗，找工作比找情人还要难上好几倍，因此，封牧准备到北京去闯荡闯荡。

商一兴总算打完了电话。他一边合上手机一边声音很大地说，上哪儿上哪儿呀，艾居正你找个地方？

艾居正一脸认真地说，我找地方？我先得问清楚了，今天是谁做东？

商一兴有些不满地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做东。

艾居正说，如果是你做东，那我就不找。我找的地方只能是我做东。



商一兴有些难堪，他说，算了，本来想让你找个好点的地方，可你还拿一把，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说着，商一兴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叶莉莉带头钻了进去。

艾居正见五个人无法挤进那辆夏利中去，就又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坐到了前面的座位上，把后面的座位留给了苏红瑛和封牧。

商一兴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在阳光大厦前停了下来。商一兴回头看了看艾居正他们乘坐的那辆车，于是带着叶莉莉走了进去。

下车之后，封牧看着商一兴和叶莉莉走进去的背影，他用一种略有些夸张的羡慕口吻说，你还别说，他们两个倒是挺般配的。

艾居正不停地点头，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一兴更具有当演员的素质。你看他那两步走的，和电视上那些大款们简直没什么两样。

封牧说，他们两个都把当演员的那一套拿出来了。

这回轮到苏红瑛在后面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商一兴选择了一个叫做梅花厅的单间，他很气派地坐在面对着门的位置，然后把手机放在了他的面前。商一兴对肃立在门口的那位小姐说，把你们这里最拿手的菜给我报一报。

那个小姐以她良好的职业训练一口气报上十几种菜，但似乎没有一种能引起商一兴的兴趣。最后他只是点了一个拌黄瓜，他要小姐告诉厨师，把黄瓜削皮，然后切片生拌。说完这些，商一兴就把桌子上的菜谱朝封牧和艾居正的面前一扔说，你们两个点吧，我不大会点。

看着商一兴只点了一个黄瓜，艾居正想起自己在菜市场险些没买了一袋黄瓜，他想自己真应该把那袋黄瓜买下来，那样就省着商一兴在那里装模作样地乱翻什么菜谱了。

封牧拿起了菜谱，他看了看商一兴，咱们按什么标准点呢？是简单吃点，还是挑一些自己喜欢的菜？

商一兴瞪大了眼睛，随便。挑最好的点，你要是光弄些毛菜上来，倒是有些瞧不起我了。

商一兴声音很大地说。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那高声调让人感到有



些虚假。艾居正想，也许他确实是很真诚，只不过是为自己讨厌他而有这种感觉吧？

艾居正忙调侃着对封牧说，你看，你还是挑贵的点吧，要不一兴该认为你瞧不起他了，这可是个大问题。反正你就是为一兴省了钱，咱们的莉莉也得不到多少。

叶莉莉用眼睛斜了艾居正一眼，她说，你这个人真坏，就好像是我从商一兴那里得到了多少钱似的。

艾居正只是坐在那里笑，他对叶莉莉的话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点菜的事艾居正没有参与，在点酒的时候艾居正说他不喝酒，他只想和莉莉、红瑛一起喝点饮料。

商一兴大大咧咧地问那位小姐，这里最好的饮料是什么？

艾居正对商一兴的这种表演感到很不舒服，你不是想借此显示你很有钱吗？那我就让你真正地潇洒走一回。

想到这里，艾居正说，也不用拿最好的了，拿红果饮料就行。

那位小姐问需要多少个？

艾居正说，那就先拿十个吧。

在这里艾居正吃了不下十次饭，他知道那种红果饮料是这里最贵的一种天然饮料，纸盒包装，一盒就是二十八元。当然，十盒也不过是二百八十元，反正你商一兴不是想显示自己有钱吗？

封牧和商一兴准备喝白酒，他们要喝一种这个城市刚刚流行起来的一种叫做“圆梦”的白酒，那种酒的酒瓶制作得相当精致，很像一个有品位的花瓶。因此当商一兴坚持要艾居正也喝白酒的时候，艾居正说，酒我就不喝了，喝完酒之后酒瓶我拿回家就是了。

喝酒之前，封牧劝艾居正也找个女的过来陪他，封牧说，我们这样都是成双入对的，你在那里显得多寂寞啊！

听封牧这么说，艾居正的心里微微地动了一下，这让他想起了沈忆屏，但他不过是想想想而已。艾居正有个原则，那就是自己的私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何况这里让他放心的人只有封牧。想到这里，艾居正